

市场经济研究丛书

ShiChang Jing Ji Yan Jiu CongShu

风险中的世界贸易体系

〔美〕杰格迪什·巴格瓦蒂 著

商务印书馆



风险中的世界贸易体系

〔美〕杰格迪什·巴格瓦蒂 著

张胜纪 王春育 译

吴 良 健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96 年 · 北京

017361
Jagdish Bhagwati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AT RISK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Prentice Hall/Harvester Wheatsheaf

Copyright ©1991 by Jagdish Bhagwati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普伦蒂斯·霍尔/哈维斯特·惠特希夫

出版公司 1991 年版译出

FÉNGXIÀNZHONG DE SHIJIE MAOYI TIXI

风险中的世界贸易体系

[美] 杰格迪什·巴格瓦蒂 著

张胜纪 王春育 译

吴

商务印书馆

(北京王府井大街 66 号 1 邮政编号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831-5/F·209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95 千

印数 4 000 册

印张 4 1/4

定价: 6.70 元

《市场经济研究丛书》

出版说明

市场机制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市场对经济的运行,并不是万能的,它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目前国内外的经济理论界、政府部门和实业界等均积极开展“重新理解市场经济”的研讨。他们对于市场概念、市场作用、市场发展、市场体系、市场结构、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宏观基础、市场失灵的原因,以及整治市场失灵的方案等等问题,有了更为系统和深入的理解。

根据社会实践与理论研究,国内外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世上并不存在纯而又纯的市场经济,为了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政府应当采取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并用的政策。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有三个方面:促进效率,提倡公平和扶植宏观经济的增长与稳定。今天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不受到政府机构的带有或多或少强制性的指导。只有国家干预和市场相结合才能形成较为正常的市场经济。市场越发达,国家干预越重要。

为了加快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我国也正在应用市场这一重要工具,力争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为配合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我们特编辑出版这套《市场经济研究丛书》,有选择地印行我国学者研究国内市场经济问题的论著,并以编写或翻译形式适当反映国外学者在市场经济领域,特别是市场经济理论及其演变、各类市场经济运行以

及市场实务操作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供读者参阅。如有不妥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绪论	3

第一部分 关贸总协定的结构:威胁

第二章 不公平贸易的出现	9
第三章 受管制贸易问题	17
第四章 侵略性的单边主义	37
第五章 地区主义	46

第二部分 重建关贸总协定:希望

第六章 乌拉圭回合及其以后	65
附录一 澄清概念上的混乱状态并驳斥一些谬论	79
附录二 1982 年以来关贸总协定会员国的变动	92
附录三 关贸总协定解决争端事件	94
附录四 对美国贸易法案中 301 条款、特别 301 条款 和超级 301 条款的解释:侵略性单边主义的 工具	104
附录五 乌拉圭回合谈判小组	115
参考文献	117
人名译名对照表	122

序 言

哈里·约翰逊于1977年5月9日去世。他过早地离开了人间，死时年仅53岁，中风的发作结束了他光辉成就的一生。他的成就使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宣称：我们的时代是约翰逊时代。好像是上帝的安排，他死于日内瓦——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诞生地。协定是战后贸易体系的支撑点，它的设计是他科学和政策著作孜孜不倦探索的对象，他从未怀疑过它的重要性，但在乌拉圭回合以及嗣后对它的重新设计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

值此庆祝他的一生和他的成就之际，应做的事情没有比考虑以关贸总协定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系的前途更恰当的了。以1990年7月11日在伦敦皇家艺术协会(Royal Society of Arts)上发表的《哈里·约翰逊纪念演讲集》为基础而写成的本书，所做的显然就是这项工作。

为正确评价这个主题，我必须提出范围极为广泛的科学和政策问题，这就使我应对我引用其文字的许多人的贡献和观察力表示感激。但我必不可忘记说，使我受惠最大的乃是哈里·约翰逊本人。高大的形象、超群逸伦的导师、无穷无尽的宽宏大量，他永远是我难忘的剑桥大学的教师之一，他的关于国际经济学的著作一直是我们要在它之上继续建造的基础。

我应该感谢休·科贝特和哈里·G. 约翰逊纪念委员会，感谢他们在我访问伦敦期间给予我的盛情款待。国家经济研究所提供了适宜而助人智力的环境，我愉快地向其谨致谢意，这份手稿就是在该所完成付印的。

詹姆斯·本尼迪克特、唐纳德·戴维斯和玛格丽特·帕斯奎尔给予了工作上的卓越支持,我应对他们表示特别的感谢。

1990年8月

杰格迪什·巴格瓦蒂

第一章 绪论

以关贸总协定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正处于十字路口。^① 关贸总协定现今面对的威胁产生于多种多样的世界经济的根本变化。这些变化造成了侵蚀关贸总协定所体现的许多基本原则的分裂趋势。

回忆起关贸总协定的序言,它有力地宣布它的目的是追求“旨在大幅度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并在国际贸易中消灭差别待遇的互补和互利的协定”,并注意到它的一些重要条款,我有理由摘引如下条文作为关贸总协定的主要原则:

1. 宁愿选择“制定规则”,而不要“制定数量”的贸易制度。同样,“有管制贸易”(一般人通常称之为“倾向效果”的贸易)追求贸易成果的数量目标,而不从事制定规则,任凭事态自行发展,也不予以抵制。

2. 在这些贸易规则^② 不加区别地扩展到这个贸易制度全体成员的地方,一般地宁愿要多边贸易,而不要歧视性的安排。

① 关贸总协定是今日监督世界贸易的重要机构。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制定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章程,但它与贸易无关,虽然在会议上认识到为贸易建立类似机构的重要性。嗣后在1946年,美国为国际贸易组织公布一份章程草案,但它最终成为泡影。取而代之的是,为相互降低关税而谈判商定的多边协定连同一份关于关税义务的义务总条款,它以后演化为关贸总协定。协定于1947年10月完成,自“临时实施草案”(Protocol of Provisional Application)通过后生效,草案当时有23个国家施行。关于这段有巨大价值的短暂而简洁的历史,见杰克逊(1990年,第1章)。

② 注意那种制定数量的贸易是典型地有歧视性的;如自愿出口限制,非全球性的进口定额,易货贸易等都是歧视性的。

3. 通过协议减少贸易壁垒来开放市场,依靠相互关系和对等减让来建立新的纪律。这样,贸易减让就以“第一差别”互惠(‘first-difference’ reciprocity)为基础进行交换,也就是说,贸易壁垒的变动以谈判来平衡。这样就大概会出现全面互惠的开放。因为当成员国参加时,它们作为会员国的“代价”包括同意拉平贸易壁垒,就会不言而喻地建立起新旧会员间最初的壁垒平衡。^① 这就排除了强国对弱国提出单方面决定的要求,迫使对方作来而不往的让步。^② 同样,在趋向更自由贸易的谈判中应遵循法律准则,反对弱肉强食的原则。

4. 根据法律准则的同样精神,纠纷的仲裁必须公平,以谈判的平等和解决纠纷的公正,使强者与弱者处于平等竞争的地位,反映了关贸总协定体制是对弱者最好的保护这个正确和不断增强的观念。

允许我在本书开端就考虑和抛弃针对关贸总协定和这些原则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怀疑态度。一种来自学术界;另一种浮浅但流传更广,但它反映了格雷欣法则的力量。容我依次论述。

机灵的经济学家适当地以证明不大可能的事情使自己出名。“获得的反论”(Paradox gained)很快变为成功和专业的奖赏。科学的比赛继续无情地进入“失去的反论”(Paradox lost),然后再变

① 参照巴格瓦蒂(1988年)。我可以加上这点,当只有二个谈判国时,人们容易期待有第一差别互惠。但有两个以上谈判国,在最惠国条款下一视同仁也是强制性时,人们必须作十分艰苦的争取。免费搭车者问题会不会破坏这个谈判规则?因为某些国家根据最惠国条款得以不劳而获,会不会引起趋向自由贸易的进程过分缓慢?另一方面,如果谈判结果产生较小的成果,就将导致较小的收益。所以,如果自由贸易是人们的目标,最惠国条款如何能作谈判规则呢?问题在于引起做分析的兴趣,只有到现在,在分析此种讨价还价问题时能够得到理论策略工具,才使贸易理论家开始分析地考虑这个问题。特别见卢德马(1990年)的分析,它很近似关贸总协定最早的讨价还价技术,并产生显著成效,加上同意付给津贴,最惠国条款实际上将导致自由贸易。

② 转过来,当强国为自己取得优先的让步,而弱国牺牲与不是那么强的国家的贸易答应让步时,这势必就是挖多边贸易的墙脚。

为“复得的反论”(Paradox regained),而后周而复始,听任增加的洞察力的残余洞察我们希求理解的现象和我们希望界定其含义的政策。

但在制订政策中,科学独创性必须与良知调和在一起。伟大的剑桥经济学家丹尼斯·罗伯逊爵士曾贴切地把一个涉足政策舞台的才华非凡的年轻经济学家说成是“愚蠢的聪明人”。聪明经济学家的愚蠢的确损害了有关关贸总协定一些原则的争论。因此,国家从差别对待中得到好处的聪明例子——如少数国家在选择使用保护措施和优先减税额时表现的——肯定能在特定假设条件下想象出来。实际上,这种例子在我们课堂里是作为普通材料使用的。但就政策而言,我们必定得问:那些假设条件合理吗?在许多假设中哪一个模式适合于正在讨论的问题?我们务必铲除导向通过森林道路上吸引人的矮树丛。关贸总协定的原则确定那条道路的方向。

但是,如果说学者的资格必须正确地判断,那么,近来针对关贸总协定的轻薄批评必须揭露其本来面目。一个普通的批评是,关贸总协定实质上是讲空话的总协定:它没有做一件事。这个批评是胡说八道。在协定的主持下,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关税壁垒降低到几乎微不足道的水平;尔后东京回合开始攻击非关税壁垒,在乌拉圭回合中现在正在进一步推进这个过程,同时进行的还有把关贸总协定的纪律扩充到新领域的任务。

认为关贸总协定无能的那种随口而出的观点在美国的几个院外活动集团和国会中颇为流行。这些观点主要反映了对财政赤字和日本崛起的恐慌。迅速盯住贸易战线,利用美国国力向其他国家强索单方面贸易让步,不管对世界贸易制度的影响,所以这种观点具有表面上的但使人非相信不可的吸引力。

令人遗憾的是,书生气十足的经济学家发出的无知空谈也助长了这种情绪。这些经济学家不具备评价这些问题所需要的历史

知识、科学专长和持久的学术上的思考，而一般公众鉴于他们在国际贸易以外领域的盛名或他们经常公开露面，自动地以为他们具备这些条件，他们进入贸易政策领域，公开宣布经不起仔细审查的主张，但是它仍然把舒适带给政治力量和经济上的利益集团，而这些集团认为关贸总协定及其宗旨毫无是处。对特殊利益集团来说，任何事情都没有比援引站在它们一边的至少“一个享有盛名的学者”，借以取得合法性，从而表示它们的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一致性更重要的了。

就这样，当前在美国可以看到一些经济学家迫不及待地转奉贸易专业的全过程，他们针对关贸总协定进行批评，批评暴露了他们对这个机构及其功能的无知，^① 他们主张以对日本制造品进口强加数量指标的形式鼓吹“有管制的贸易”，如果这样的进口指标不能实现，建议关贸总协定加以非法的关税惩罚（多恩布希，1989年），丝毫不提对关贸总协定和乌拉圭回合的条约义务和制度含义，如此等等。这样的对陌生领域的袭击，肯定会引起大家对他的瞩目——但众目睽睽未必对他有好处。正如哈里·约翰逊所说，漫无目标的挖苦讽刺没有任何好处，我认为这样说是公平的。在这些事情上揭露关贸总协定无能的人会受到自己讽谕的惩罚，而协定的支持者毋须害怕从这个方面发出的威胁。

但我的好朋友莱斯特·瑟罗以及他于1988年在达沃斯专题讨论会上所作的著名的（我应说是丢脸的）“关贸总协定死亡了”的断言则是另一回事。他的声望、对国家政策的持久兴趣和作为民主党内新知识力量的角色，使他的声明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可是瑟罗

^① 揭露关贸总协定错误的文字，见鲁迪格·多恩布希等人（1989年），以及迈克尔·芬格为伊斯门·柯达公司写的小册子（1989年）。许多谬论在附录1里有所论述，在附录1里还提到澄清现在对讨论贸易政策有害的那种混乱和不当地使用关键性概念的情形。

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后来当我回想到他的观点时,我想只要给予简短回答就足够了。

对于瑟罗声称发现其死亡以暗示其不中用的这个机构而言,从 1982 年起,其缔约方(专门指称关贸总协定会员国)自 86 个增至 96 个,这是值得注意的。目前还有 8 个国家正在谈判加入,中国正磋商它的地位,苏联焦急地在邻近等待。肯定地说,死亡的大门尚未打开!许多国家蜂拥申请加入是给予瑟罗的有力反驳,更吸引人们的是宴会而不是葬礼。

再说,近年来由关贸总协定解决纠纷的案件数大量增加(见附录 3 表格中所示),证明这个机构担当由于过去废弃不用而陷于实际湮没的这个任务的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关贸总协定的持续活力和日益增加重要性的另一个标志是参加逐次贸易谈判国家个数的增加和贸易谈判中包含的贸易额的增加——从最早的 1947 年的日内瓦回合,到 1973-1979 年的东京回合,再到目前的乌拉圭回合(如表 1 所示)。

表 1 关贸总协定谈判回合

回合	时间	参加国家	涉及贸易额(美元)
日内瓦	1947	23	100 亿
昂西	1949	33	不详
托尔奎	1950	34	不详
日内瓦	1956	22	25 亿
狄龙	1961	45	49 亿
肯尼迪角	1962	48	400 亿
东京	1973	99	1550 亿

资料来源:杰克逊,1990 年,第 37 页。

但是,对瑟罗担心的明确回答,只要提醒他这一点就行了——他,一个美国人和我(一个印度人)一样是女王陛下以往帝国前殖民地的居民——当国王死去,英国人说:女王晏驾;女王万岁。关贸总协定肯定在某些关键方面需要修补和重建,借助于 40 年的经验来适应改变了的世界经济的需要。但是,乌拉圭回合从事的是什么是清楚的。所以我对瑟罗的回答是:关贸总协定死了;关贸总协定万岁。

可是不能保证乌拉圭回合一定成功。随着缔约方在朝着 1990 年 12 月布鲁塞尔的艰苦赛跑进入最后一圈,它们中间成功协议的可能性,出现了严重麻烦的问题。谈判获得成功的必要性是明显的;但是标志那种成功的协议的性质是不明显的。虽然各方面对协议提出大量建议,我受激励要对最后谈判如何可能成功地完成这个问题提出略有不同的和(我希望)富有成果的意见。

但在我提建议前,我必须先谈一谈关贸总协定多边贸易原则及其推论面临的相当严重的挑战,这个挑战近期从几个方面出现,它采取提倡有管制贸易、侵略性的单边贸易和地区贸易的形式。在这些现象下面(虽然也从其他因素获得力量)有一个共同的线索:对“不公平贸易”越来越敏感,和人们感到以关贸总协定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方法不能解决一国受敌对力量施加的不公平贸易的问题,它们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第一部分

关贸总协定的结构：威胁

第二章 不公平贸易的出现

为什么对不公平贸易的关心今日处于极重要的位置？几个因素的联合产生这些关心。

但是，如果一定要懂得并估价这些因素，并对它们中的大部分宣布为有害于世界贸易制度的健康，就有必要分析自由贸易对于公平贸易的作用。

自从 19 世纪下半叶的英国贸易政策以来的经济传统中，公平贸易没有扮演过角色，经济传统只重视单边自由贸易对自己有好处，不管对方如何。亚当·斯密和艾尔弗雷德·马歇尔都知道那种“战略”观念，即倘若你的贸易伙伴有贸易壁垒而你却没有，你可以使用报复性关税或诸如此类的手段强迫对方取消壁垒，同时从自由贸易中得到两次收益，一次来自你自己，然后来自对方。但二位先辈舍弃这个战略观念，认为它或者不适用（对于英国），或者不周到，或者两个缺点都有。但是这个论点肯定不是根据下面观念而产生的，即你的贸易伙伴的关税和贸易壁垒是“不公平的”。

但是人们能够采用另一种态度，即对自由贸易作出不同回答的世界性或制度性态度。人们能争辩说，自由贸易制度（如关贸总协定）监督通商国家间的贸易，每一方必然体现对称的自由贸易原

则；^① 否则，这个制度必然反映的贸易国之间商业活动的有效分配，将遭到那些破坏原则者取得的特许证的损害。

还有一种谨慎的论点说，即使一个国家对世界主义不感兴趣，做事只受狭隘国家利益考虑的驱使，要是它的对手执行不公平贸易，它自己维护自由贸易的能力也会受到危害，如对方大量补贴它们的企业，就会把它自己的企业逐出市场，尽管对方在效率上并无“真正”优势。多元政治一般不可能与自由贸易相适应，除非看出贸易也是公平的。

因此，从历史上说，贸易自由化如在 1930 年灾难性斯穆特-霍利税率后果中，或如目前在世界银行条件限制下取消贸易壁垒的发展中国家中那样，总是伴随着两种现在已成常规的公平贸易机制的制度与活动，即对付外国补贴出口抵消关税(CVD)和抵制被认为有掠夺性倾销效果的反倾销税(AD)。

问题在于，公平贸易是个双面人。一张脸对自由贸易笑容可掬；另一张脸对它紧蹙双眉，实际上力求消灭它，因为公平贸易机制能被错误地用来不公平地断言不公平贸易，从而破坏自由贸易。形成不公平、“不合理”、不可接受贸易的范围日益扩大的新定义可以用无尽即席创作的方式发明出来。就是这另一张丑恶脸孔，带着它令人联想到扮演最阴险角色的杰克·尼科尔森的龇牙咧嘴吓人的恶笑，是我们现在看到和必须担心的。为什么？

1. 出现不公平贸易断言的最使人不得不信的理由也许只是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第二次石油冲击和全世界经济衰退的消极后果中突然出现的保护主义者的压力，保罗·沃尔克面对那时的经济状况，开始从世界经济中硬编出通货膨胀。

书生气十足的经济学家现在分辨出政府提供保护和受益人要

^① 人们只愿考虑制止不良倾向的干预，而不愿反对制造不良倾向的那些人。

求保护的差别,受益人常常是公司和劳动的利益集团。在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中,除少许差异外,各国政府一般都怀疑保护主义,而要求保护的那些人一般必须从态度勉强的政府那儿费尽力量强求硬索。那末,断言获得成功的外国对手进行不公平贸易,从而取得政府保护,要比仅仅以它们景况困难为理由要容易得多,这点还需怀疑吗?

2. 但是,如果断言不公平贸易成为保护主义的侍女,人们不相信保护主义者能制造这种断言的程度将随着大家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相对于现在微不足道关税的)非关税壁垒上而缩小。关税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是简单易懂的。格特鲁德·斯坦曾说:关税总是关税,而非关税壁垒就不容易掌握了。怀疑总是摇晃着它们的手扼杀贸易。对日本盛行这种断言。而制造这种断言之容易程度犹如反驳它之困难程度,断言说,日本看不见的壁垒挡住进口,挫败其他国家货物进入的意图,取消别国的贸易权利。

3. 但是,除了企求在贸易中减轻竞争力量的那些人要求断言存在不公平贸易的这些理由外,在世界经济中还有种种变化,它们促使对不公平贸易的关心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

特别与美国在这方面变成神经紧张有关的最重要因素也许是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衰落,形成我几年前称之为被削弱巨人综合症的状况。^①

现在美国的萎缩巨人综合症比得上 19 世纪末英国的综合症,当时美国和德国登上世界舞台。在每一种情况下,获得新胜利的国家对贸易成功的关心成为当时的规律。“公平贸易”和“互惠”是当时英国到处传布的口头禅,也是现在美国传布的口头禅。

但是,今日美国的恐慌和对对手的愤懑格外尖锐。在一个不停

^① 参见巴格瓦蒂和欧文,1987 年;以及巴格瓦蒂,1988 年。